

Pampa Blues

潘帕蓝调

我有时间
我可以等待

[瑞士] 罗尔夫·拉佩特 著
陈 巍 译

Pampa Blues

潘帕蓝调

[瑞士] 罗尔夫·拉佩特 著
陈 巍 译

Author: Rolf Lappert

Title: Pampa Blues

©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2012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, Germany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，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。
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：11-2015-22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潘帕蓝调 / (瑞士) 罗尔夫·拉佩特著；陈巍译. —杭州：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19.3

书名原文：Pampa Blues

ISBN 978-7-5339-5496-3

I. ①潘… II. ①罗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瑞士—现代 IV. ①I52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76250 号

潘帕蓝调

作 者：〔瑞士〕罗尔夫·拉佩特

译 者：陈 巍

责任编辑：童炜炜

封面设计：吴 瑕

出版发行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：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 址：www.zjwycbs.cn

印 刷：浙江超能印业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：146 千字

印 张：8.125

插 页：2

版 次：2019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339-5496-3

定 价：3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1

我厌恶我的生活。三年之后我二十岁，四十岁的一半。八年之后卡尔九十岁，我二十五岁，也许还待在这里，与他同住。我不想这样，现实让我受够了。

卡尔赤条条地站在我面前。雪花般的泡沫贴在他瘦骨嶙峋的肩膀上，他哆嗦了几下。因为浴室里暖和，镜子上蒙了一层雾气，天花板挂满水珠。我替卡尔擦背，他的手够不着。卡尔自己干不了的事，够写上几本书了。卡尔颤颤巍巍，伸手扶着墙壁。六十五年后我也会像他那样老态龙钟。

“这里，你撒尿的玩意儿自己擦。”我说着递给他毛巾。

“这玩意儿还中用。”卡尔轻声嘀咕道，咯咯地笑起来。

有时候卡尔什么都明白，甚至包括下流话。他的脑袋犹如一台老旧的收音机，布满灰尘的晶体管还在不时发亮，接收信

号。但多半最简单的话就够他受了，遇到麻烦的日子只能接收“吃饭”“睡觉”“蛋糕”等个别字眼。与卡尔一起生活就像是在走下坡路。一旦他大脑哪天罢工，我们俩就彻底无法交谈。我不知自己会不会若有所失。

我十五岁开始跟卡尔学园艺。我妈觉得这主意不错，但不过是权宜之计，是爸爸去世后抛开我的最简单的办法。卡尔其实没能力再带徒弟，当时他的大脑虽能正常运转，但已过于陈旧，膝盖也不好使，只适合在花园里独自消磨时光。尽管如此，我妈还是与管理部门谈妥了。我相信，对于本地众多辍学者和失业青年来说，政府官员们反正不在乎我干什么。重要的是，我有人照料，不再四处游荡，不会吸食毒品。

卡尔教我填埋花茎，修剪玫瑰花丛，换盆，栽种苗木。我从他那儿学会了制作混合肥，驱除蚜虫。我能区分林下石竹与降临节石竹，耙子与锄头也使得不赖。在卡尔这儿，我学不到外面世界如何运转，也没有尝过抚摸女孩子身体的滋味。

有一年，我妈每周四都开车送我去城里的职业学校，一小时去，一小时回。她是歌手。那段时间她随舞蹈团在聚会、企业庆典和婚礼上献艺。实际上我妈是爵士歌手。她与一支四重奏乐队在欧洲巡回演出。钢琴师、萨克斯管手、低音提琴手，打击乐手和她。在新闻照片上可见她身穿黑色长裙，手戴长及胳膊肘的黑手套。其他四位音乐家同伴穿黑礼服，打领结，冲

镜头微笑。照片下方用弧形字体写着“黑贝蒂和祖母绿爵士乐队”。我妈结婚前叫帕斯拉克，贝蒂娜·帕斯拉克。她觉得这个名字听上去有太多诺伊鲁平的乡土味，缺少纽约大都会的气息。我爸姓席林，她从来不用这个姓。她护照上的名字是贝蒂娜·席林·帕斯拉克，但在音乐界大家只知道她的艺名。她演出游历了很多地方，足迹几乎遍及整个欧洲，从巴勒莫到赫尔辛基，从阿里坎特到华沙。然而远远算不上事业成功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也许她缺乏雄心，缺乏真正的刺激，或者缺少一名能力出众的经纪人。再或者是她的声音太普通了。要么就是爵士乐——我是说，现在究竟谁还在听这个？

卡尔洗完澡，我帮他穿衣服，然后做我们俩的午餐。卡尔负责摆餐具。每周一次看望卡尔的护士维尔尼克女士告诉我，要每天给卡尔派些活干，这样他大脑就有事可做了。卡尔的一项工作就是每天一日三餐摆桌子。维尔尼克女士说，这是一种训练，能提高精神活动能力。但是，对于卡尔来说，干活似乎不能真正奏效。大多数情况下，他总会忘记些什么，一只调羹、一只杯子，或是两张餐巾纸。常常每只碟子旁摆了两把叉子，可没有餐刀，或者他摆好了咖啡壶，却忘记了杯子。有时候，他站在空荡荡的桌子前，想不起该做什么。我不得不替他取来碗碟和刀叉，演示给他看。如果他哪天遇上麻烦，用手无

助地转动调羹达五分钟之久，我便请他坐到椅子上，让他剪纸片。这件事他从未荒废过。

今天，卡尔遇到了好日子。刀叉虽然放错了方向，但他都没有忘记，除了杯垫和纸巾。他穿着一双黑色短袜、一条宽大的灰色长裤和一件白衬衫。他若刮过胡子，外观还算过得去。我从抽屉里取出餐巾纸，往他领口上一塞，然后高高地挽起他的袖子。

“谢谢。”卡尔说。他每天向我道谢无数次，无论我有没有帮他穿拖鞋，有没有帮他在面包上涂黄油或者擦眼镜。

“祝你好胃口。”我说道。

“谢谢。”卡尔回答。放在他旁边地上的饼干桶里满是拇指大小的蓝色碎纸片。

每当我早晨没有睡醒，或到了傍晚因白天的折磨而心烦气躁时，我便打开水槽边的收音机，不去听卡尔发出的噪声：呼气声、喝水声、咀嚼声、咂嘴声。但现在是午餐时间，所有的电台都在播放乌七八糟的节目，我只得听任这样。

“每周回顾。”卡尔说。

“什么？”卡尔有时候的用语，我之前从未听说过。我彻底惊呆了，不由得想起他大脑还没有变成碎屑状海绵体时，他给我讲的故事。

“塞尔玛就是这么说的，每周回顾。”

卡尔能自己戴帽子，三分钟后，他却问，帽子放哪儿了。但是，他大脑里有几条“导线”会不时接触，多年来栖身角落的蒙尘回忆便会忽然闪现。

“我们这里是世界上最荒凉的角落，不是英国王宫。”我粗鲁地说。我这些日子过得不顺，今天也是。早上，卡尔把胶水抹到了头发上；吃早饭时，蛋黄滴到了刚洗净的睡裤上；本该在浴缸里洗澡，但他却像个孩子那样坚决拒绝。

“味道不错。”卡尔说，讽刺与挖苦在他身上不起作用。我会向他大吼一声，他身子缩成一团，不知所措地注视我。过后我每次都感觉特别内疚，向他道歉，给他削个苹果或剥只橙子。

“瞧，我平静下来了。”我说道。

我只在照片上见过奶奶。我出生之前，她就离开了卡尔。为什么卡尔恰好在今天想起她，我认为是个谜。“每周回顾”这种表达肯定不是他的杜撰。午餐是昨天的肉排、前天的卷心菜、礼拜二的大米和上周的大理石蛋糕。“每周回顾”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表达。

“别忘了你的药。”我说着把盛药片的托盘推向他。

“谢谢。”卡尔把胶囊一颗接一颗放在舌头上，喝了口水吞下去。

有时候，并非经常，我想象卡尔如果去世该是什么样子。

我不希望早晨发现卡尔死在他床上。假如我奶奶没有离开他，她会替卡尔操劳。宣称自己能决定生活的人简直太无知了，而且他肯定没有需要照顾的年迈祖父。

晌午，我从谷仓推出嘟嘟车。三年前我在电视里看到过一则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报道，那里有成千上万辆嘟嘟车在街上行驶。从本地一个农民霍斯特那里我获赠了一辆破烂的小型摩托车。作为回报，我要替他修理电动挤奶机。我对技术设备还略知一二，从马斯洛的车库和专业书籍中掌握了这些技能。三个礼拜之后，我第一次驾驶嘟嘟车出行。油漆和装潢是后加的，我一直把所有可能的玩意儿都贴在侧壁和车厢顶部：硬币、经风雨磨损的玻璃碎片、用麦片包装盒制成的塑料玩具、没用的钥匙、单个棋子、蜗牛壳、轮毂盖、老鼠的白色颅骨。有时候马斯洛也给我弄些玩意儿，还有霍斯特、维利、奥托。例如尾灯罩，没有一辆汽车会有这些“配件”，一只意大利产的金属瓶盖，一个袖扣，一块税牌。安娜有时送我一枚便宜的人造宝石装饰的胸针或者一根折断的发针，它们在太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每周都有新玩意儿粘到上面。

我在阴影下停稳嘟嘟车，返回屋子。卡尔坐在厨房凳子上，注视着他的鞋子。他的手放在膝盖上，满是皱纹与斑点，青筋暴出。我见过他年轻时的照片，身材强壮，满头乌发，形象冷酷，眼睛明亮，没有丝毫的怀疑与不知所措。照片摆在卡

尔衣柜的盒子里，我几乎无法相信，照片上的同一个人眼下正坐在我面前，连怎么系鞋带都想不起来了。

我竭力不去想，但这恰恰让我产生了最多的恐惧：总有一天我也会变成这类人，蹲在该死的矮凳上，想不起过去的生活。因为，我一无所有。

“这非常简单，瞧。”我对卡尔说，跪在他跟前，替他系好左脚的鞋带。

“谢谢。”他说。

“另一条鞋带来系。”

卡尔犹豫起来，他手指攥住鞋带，迂腐地打着十字，然后忘了下面的步骤：“现在呢？”

“把一头从另一头下边穿过去。”我说道。

卡尔极其缓慢地做了几次没有意义的尝试，他唉声叹气着，好像在干最难的活。

“算了，就这样吧。”在他全然不知所措之前，我从他手里接过鞋带，帮他系上。

“谢谢。”卡尔说。

我在他脑袋上戴好头盔，拉紧系在颌下的皮带，然后替他拿上装满碎纸片的饼干盒。爷爷依旧说了声：“谢谢”。

谷仓里停放着一辆老旧的大众面包车。其实只是一具外壳下生锈的车身。座位靠在墙壁上，用空置的化肥袋勉强抵挡大

风透过木板缝隙刮入的尘土。发动机躺在棺材状的木箱里。每隔几周马斯洛就会费好大劲搞来一个配件，有时候数月都一无所获。凭这种干活速度，我到三十岁才能修好这辆车。

假如卡尔能够活到那时候，将年满九十五岁。就像他站在日光下，戴着头盔，如同一名高龄宇航员，无忧无虑地注视远方。我相信他活到一百岁都没有困难。

我帮卡尔跨入车厢，把饼干罐放在他两腿之间。

“我们去哪儿？”他问道。

今天他已经问了二十遍。

“去安娜那儿。”我说。他展露微笑，仿佛充满好奇。

我坐上嘟嘟车，踩下踏板，发动机立刻启动了。我不知道我做卡尔的护理员是否合适，但是干机修工我还真不赖。

2

我在商店门口停好嘟嘟车，走到卡尔跟前。卡尔下车时没往常那么灵巧，因为他一只手捧着饼干盒。我接过饼干盒，搀住他胳膊，免得他滑倒。大约一年前，我稍不留神，他就摔了一跤，右手扭伤，一个多月都不能自己刷牙。像卡尔这把年纪的老人拥有一副好牙真让人啧啧称奇。我打心眼里希望他大脑能像牙齿这般灵光。马斯洛卖给我的那把电动牙刷，在商店的货架上摆了好几年。要不是冲着店员特价，我才买不起这玩意儿呢。

这只嗡嗡作响的牙刷曾经把卡尔吓坏了，他拒绝张嘴。我好言相劝，但是没有效果。有一次我朝他怒喝：别像个小娃娃！他才闭上眼睛，张开嘴。刷牙的过程的确让他害怕，他彻底呆住了，那神情就像精神病患者，或癫痫病人，嘴巴冒泡。

次日我又用电动牙刷给他刷牙，他那副样子好像我要宰了他。僵持大约持续了两周。之后电视上播放了一则广告，一名女子用电动牙刷刷牙。从此他才觉得可行。牙刷第一次在他手上嗡嗡作响时，他有点害怕，随后便咯咯地笑了，痴迷地注视着牙膏在上面飞溅。

温格罗登杂货店既是理发店又是邮件收发处。橱窗里还摆放着布满灰尘的游乐场模型，小木屋、铁轨、摩天轮和一个画上去的湖，湖面上漂着小船和死昆虫。在橱窗玻璃上可以读到局部脱落的黄色字体：马斯洛杂货店与邮件收发处。门上贴有手绘的招贴画：发型设计。

商店里还摆放着罐头、浓缩汤料、贺卡、蜡烛、钉子、铅笔、铁锹以及上千种某些住在此地的人也许有时需要的物品。货架上还躺着若干没有用途的商品：一次性相机和吹胀的航空护颈枕。村里没有人外出旅行。

门上方挂着一只铃铛，若有人走入商店内，便会发出轻微的响声。卡尔每次抬头，都吃惊地朝铃铛微笑，好像他过去从未听过这声音似的。

“谢谢。”他说。我不知道，他是否因为我替他开门而感谢我，或者是因为丁零声而感谢铃铛。

“我马上就来。”安娜在仓库里喊，售货台后面有扇门通向

里间。

没人知道安娜的真实年龄。我猜测她大概三十五岁，但是马斯洛声称，她还不到这个年纪。对于阿尔方斯和其他农民来说，她特别年轻，而对她而言，每个五十岁以下的人都是孩子。友友无所谓安娜多大年龄。倘若她八十岁，他也会爱他。这当然是一派胡言。另一方面，没人知道友友的情况。

卡尔指了指放牛轧糖的玻璃瓶，再看看我。他几乎无法有条不紊地摆桌子，这段时间他都不知道桌子是什么，但是他每次剃头都能获得一块牛轧糖。他这方面的记忆力堪比一头聪明的大象。有时候我怀疑卡尔只是装得越来越健忘，但是随后我在早上便发现他在房间内光着身子，瑟瑟发抖，因为他脱了睡衣，却想不起衣服放在衣柜里了。或者他坐在走廊上，独自抹泪，因为门被卡住了，他还以为我把他关在了门外。然后我知道，他没在演戏。假如我不得不无数次地向他指明，他的内裤、袜子、裤子和衬衫放在哪里时，他每次都会觉得无比悲哀。我在走廊上找到他，他总是笑容可掬地注视我，仿佛我会原谅他不断犯下的错误和蠢事，重新接受他。

这些时候我也无法确知我对卡尔的真正感受。一方面，他是我爷爷，差不多算我唯一的亲人。其实我肯定爱他，我也高兴有他在。另一方面，他又是我栖身这片穷乡僻壤的原因，充当厨子、司机、护理员，特别是什么都得管的该死的仆人。倘

若我宣称爱卡尔，那必是撒谎，但我也没有足够的理由真正恨他。我感觉至深的是同情，是对于一位孤立无援的老人——我父亲的父亲的同情和一些剩余的好感。

房间角落的一台冰柜发出轻微的嗡嗡声。上面挂着一幅警告狂犬病的招贴画。墙壁上固定着木架，分成二十个方格，也就是小信箱，很多年前就不向每户人家分送邮件了。每个开口上方镶有名牌：库尔特、维利、霍斯特、奥托、安娜/高尔基、友友、卡尔/本。剩下的十三格信箱是空的，其中有一个写着赫尔曼，但他在五年前就去世了。我小时候，每个信箱都有主人。十八个信箱，二十五位居民。那时候奥托刚刚结婚。还有一个采砂场，包括主人及其家庭。如今采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湖，岸边躺着生锈的传送带和坍塌的木屋。夏天，我受不了无聊和酷热，便开车去那儿，四处戏水。湖底躺着一台挖掘机，它的翻斗锯齿形边缘好似巨兽的大嘴。

我小时候大多数假期都在爷爷这儿度过。春天，夏天和秋天。那时花圃尚在经营，对于城里来的小孩，那里是一处巨大的冒险游乐场。有一间木制工棚，里面堆满机械设备与工具；有一处盖着木板的水坑，人们可以经由水坑潜水到澳洲去。一间玻璃暖房，变成了坠毁的飞机、海盗的藏身之处或者城堡内的监狱。还有爷爷，按要求假扮成敌方的士兵、原始森林的魔

鬼或者诺丁汉的郡长。

奶奶塞尔玛当时已经离开了。卡尔的姐姐欣雷特从四月到十月在花圃和房子里帮忙。冬季的几个月她住在农庄的库尔特那儿，为卡尔洗衣做饭。欣雷特一直像对待小王子那样溺爱我，每天早上都给我烤制果酱蛋糕，还用绿色毡子给我缝制罗宾汉帽子，拿洗衣机的空盒子制作宇航员头盔。她像工具棚边的大树那样粗壮、浑圆，站在那棵树上，我用卡尔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吉尔吉斯斯坦和印度洋。很久以前她因为急性盲肠穿孔去世了，但是我仍旧想念她。

安娜从仓库里走出来，把纸板盒放到柜台上。尽管她有点疲惫，显得莫名的悲哀，但还是异常美丽。几年前我就爱上了她，像小男孩爱上大姐姐，而眼下我的情感有所减弱。每当我看到她身穿蓝色大褂，都有点紧张，只是我不再结巴，也不再热汗直流。我把这些委托给了友友，他生活在另一个世界，一部电影里，在影片里安娜是他太太，而不再是那个疯狂俄国佬高尔基的妻子。

我有时心里寻思，安娜为何不离开此地。她是这个穷乡村的唯一女性，比这家破败的商店和可怜的高尔基能挣得更多钱。高尔基窝在家里，不停地酗酒，用小刀划伤自己。马斯洛说，婚姻的意义在于人们共同生活，尽管存在问题。但是马斯洛没有结过婚，他真的知道婚姻的内涵吗？

“喂，你们好！”安娜从玻璃瓶内取出一块牛轧糖，递给卡尔。

“谢谢。”卡尔在手中转动糖果，在闭上眼睛，噉起嘴巴，在躲到房间的角落仔细咀嚼之前，充满敬畏地观察它。我不由得把目光移向别处，因为卡尔此刻看上去特别丑陋。像一个曝光不足的古怪隐居者，童话之中的善良仙女每年一次满足他对最喜欢菜肴的愿望；或者像一头奇异的啮齿动物，找到了一顿美餐。

安娜拉上隔开商店与理发角的帘子，洗好手。卡尔坐到椅子上。我这才发现忘记帮他摘头盔，赶紧补救。

“卡尔，腿怎么样？”安娜在给卡尔围白纸衣领时，问道。

“嗯。”卡尔回答。

我相信，他在吸吮牛轧糖时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“还可以。”我替他回答。

安娜咯咯一笑。把一块带有野性图案的彩色围裙给卡尔披上，在他背部系好围裙带。她瞧瞧我，好像在等待什么。“这条腿，可以。”她微微一笑，然后匆忙一挥手，似乎要赶跑一只可恶的昆虫。

“哦，是的，这条还行。明白了。”我微笑地回应，但是安娜已经转过身，从架子上拿起梳子与剪刀。我手捧一本画报坐在窗前的椅子上，装出想阅读的样子。安娜给卡尔讲了一个故